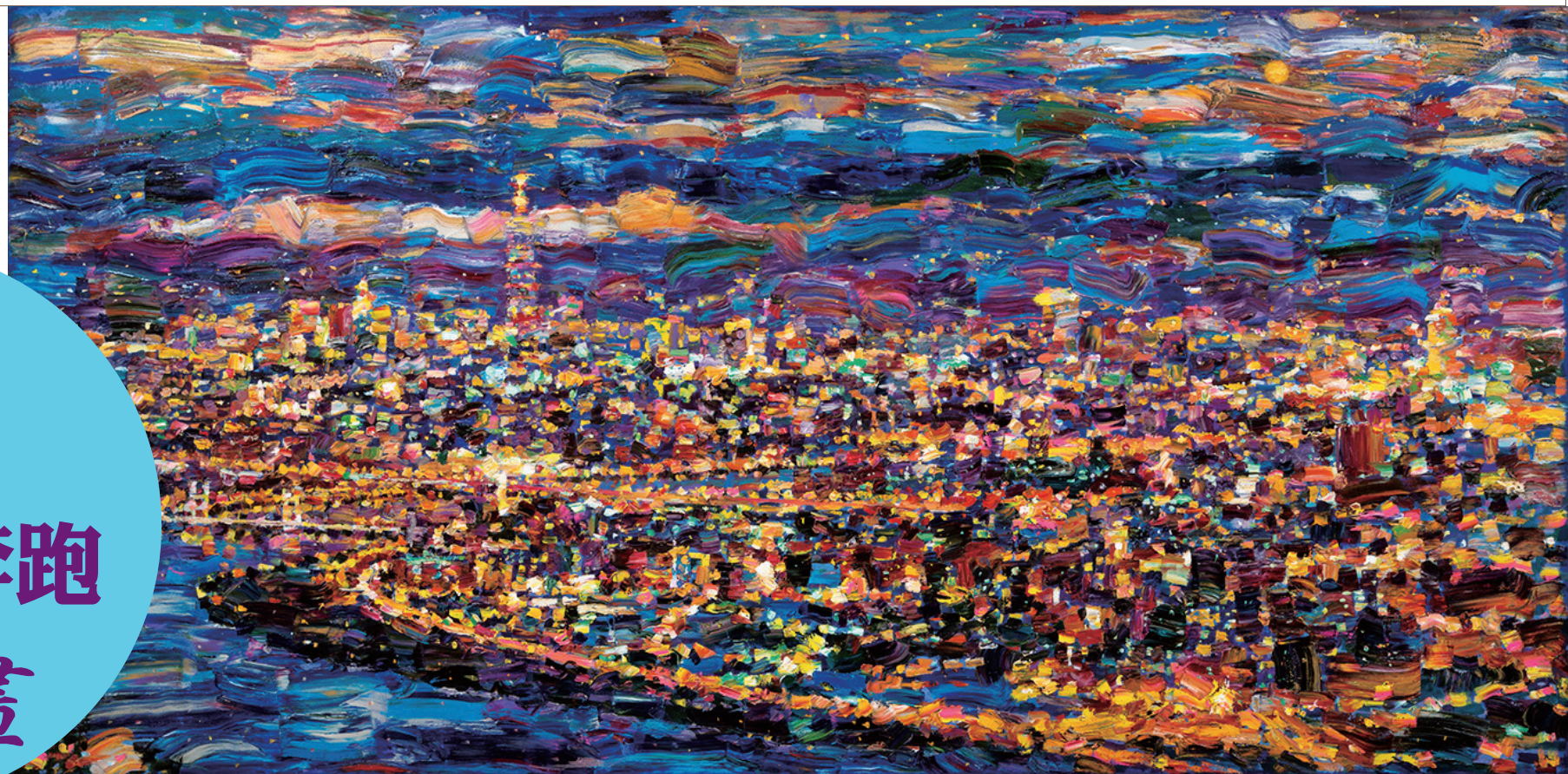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光與彩的奔跑 翁明哲的繪畫

文／白雪蘭 圖／林宗興



▲ 2016 年 台北之夜 129x259cm

正因為世間難以安居樂業，所以就該把潛藏的壓抑轉化為文字或圖畫以得到抒解。藝術家的工作就是把情感視覺化，並且用自身的心靈淘洗之後轉化給看得到的人。～翁明哲

島嶼金門是故鄉

居住在新店山上的翁明哲，有其獨特又規律的創作生活，現在的身份除了畫家還有柔道教練與攝影家和吉他演繹者，可謂多才多藝，他於 1972 年出生於當年仍稱前線的金門，金門的戰地經驗特殊令人難忘，所以翁明哲常以故鄉的街道景色、親友人物為其表現主題，他的創作緊扣著他成長的時光與地域。如《金門下老街，2016》、《吉貝港潮退，2016》。

在金門小小島嶼上人口不多，翁明哲的美術天份於國中時被臺灣歸鄉服務的美

術老師發掘，在老師免費教學的美術班學習，高中升學時，因為金門升學的管道有限，不來臺灣就只好在金門念電工科，老師建議他來台北復興美工就讀，1987 年 15 歲的翁明哲為就學過海來臺灣，當時他和爸爸坐登陸艇來臺灣，總共花 2 天才到高雄，翁明哲笑著說：「我們在前線的人，生活經歷跟在臺灣長大，大我們一輪的人差不多，因為金門發展比較慢，國語是老師在講的，我們私底下是講閩南語、泉州話。剛來臺北講的國語不標準，人家

聽不懂，講的閩南語帶有泉州腔，人家也聽不懂，乾脆少講話，所以造就成今天比較孤僻的性格。」

早熟的繪畫技能

1987 年進入復興美工的翁明哲，高二開始學油畫，高三就獲大獎，1990 年得到北市美展油畫類首獎和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水彩類首獎，令師長與同學刮目相看。1991 年獲高雄市美展油畫類首獎，1994 年自臺灣藝術大學（前為國立藝專）



▲ 2001 年 窗子 - 散布 是 1998 年攝於西班牙休耕麥田 材質為銀鹽相紙染色 ▲ 2006 年 三角形 畫框由翁明哲以磁磚貼成

完成學士學業，同年獲奇美藝術人才培訓獎，1996 年又獲奇美藝術人才培訓獎。學生時代的翁明哲已具有精湛純熟的繪畫技巧，揮灑出無數得獎作品。翁明哲說：「我的繪畫比較早熟，所以得了很多獎，當時一年獎金 20 萬，我還可以把錢匯回家，貼補家用。」言談中充滿自信。

放逐浪漫西班牙

從國立藝專美術科西畫組畢業的翁明哲，因為家裡的一些問題，令他感受到「存在」這件事的苦悶，竟放下繪畫不再繼續，他只想去西班牙看看弗拉明哥吉他是否有興趣，當時得到奇美藝術人才培訓獎的人，大部分都選擇到藝術之都巴黎深造，脫俗的他不想和一般人一樣去巴黎，翁明哲選擇西班牙，而且不學繪畫，只是在放逐自

己。之後為了留在西班牙久一點，只好進入薩拉曼卡（Salamanca）大學藝術學院就讀，封存過去其所擅長的繪畫藝術，他嘗試多樣的媒材，尤其是攝影中暗房的技術效果，他常常實驗各種可能性。他又開車到很多地方，專門拍地平線和影子，再回暗房中作業，4 年的時間翁明哲學會弗拉明哥，也將身心融入大自然，在每天都是藍天白雲的西班牙，語言景觀不同的異域生活，他的創作卻在暗房黑白之中完成。

回國從事攝影創作

1998 年翁明哲獲得碩士學位歸國，在異域蓄積的力量終於迸發出來，並不斷衍生新的創作，然而仍維持攝影為主。不過慢慢他面臨現實生活的考驗，他的攝影作品沒有辦法社會化，作品是黑白的更難

有知音，但他堅持攝影創作，翁明哲說：「當時我想工作歸工作，創作歸創作。我把我的繪畫技巧拿去賺生活費，來養我的創作，我的創作跟金錢無關，老實說日子非常清苦。」翁明哲就一年中工作 6 個月，創作 6 個月，慘淡生活舉辦大概 5、6 次攝影展，2001 年他獲國家文藝基金會展覽獎，舉行了攝影個展，2002 年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展影像裝置，那時他已經意識無法再支撐攝影創作。他想生活中的黑色隱晦也該適可而止了，他的攝影表現使他成為臺灣攝影二十家中青代的代表，2006 年、2007 年在北京展過攝影，2011 年在上海參加兩岸當代藝術家邀請展，他明白該告一段落。時常看著臺北的地，卻想起那遙遠的藍天，然後漸漸地懷念起白色畫布，及其上所堆積的色彩、筆觸與回憶，他開始重拾畫筆。這其中翁明哲做過很多工作，如水泥工、臨時演員、做公共藝術馬賽克拼貼，最後到廣告公司接插畫、攝影、腳本繪製，很多技能從這裡開始養成，他為這段時日下了註腳：「學生時因為自大而閉鎖（比賽得獎拿獎金而自大），出社會後因為卑微（必需什麼工作都接）而厚實。」

決心當自主的畫家

廣告公司雖然待遇很好，但是交作品的急迫性令人神經緊繃，因為每一次的

任務都不同，而且時間很緊迫，翁明哲的技能就是這樣被磨出來的。然而完成的過程心很急躁充滿壓力，後來他明白需要練心，練到心到哪裡，技巧就要到哪裡。終於翁明哲決定暫停攝影，因為攝影表現已達到一定程度，又因為畫插畫很卑微，任人下指令畫自己不能決定的圖畫，日夜趕工身心困乏，在一次友人的畫展中，他體悟自己當主人吧，在 2006 年（34 歲）他決定重拾曾經在油彩中所享受到的快樂，那是一種藉由物質性所傳達出來的情感呈現，簡單、直接並且充滿喜悅。翁明哲說：「油畫上所堆積而來的印象式光影雖仍充滿著懷舊與追憶，但是消逝的時光終於亮了起來，我稱它們為美麗時光中快樂的渣渣，閃著光帶著彩，還是模糊，但明亮多了。」之後他曾在 2008 年又獲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獎，2009 年他以碧潭的吊橋為題材獲第七屆「聯邦美術印象獎」首獎，暖色調的畫刀肌理，畫風獨特。翁明哲說：「自己像是猴子，善長爬樹，但是不喜歡爬樹。」，但是他最終明白自己還是當一位畫家最適宜。

把照片形式帶入繪畫

近期翁明哲的繪畫作品常常有一道黑色外框，這是他從照片的形式流傳下來的痕跡，其實在白色的畫布上畫畫，跟暗房中相紙的顯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，都是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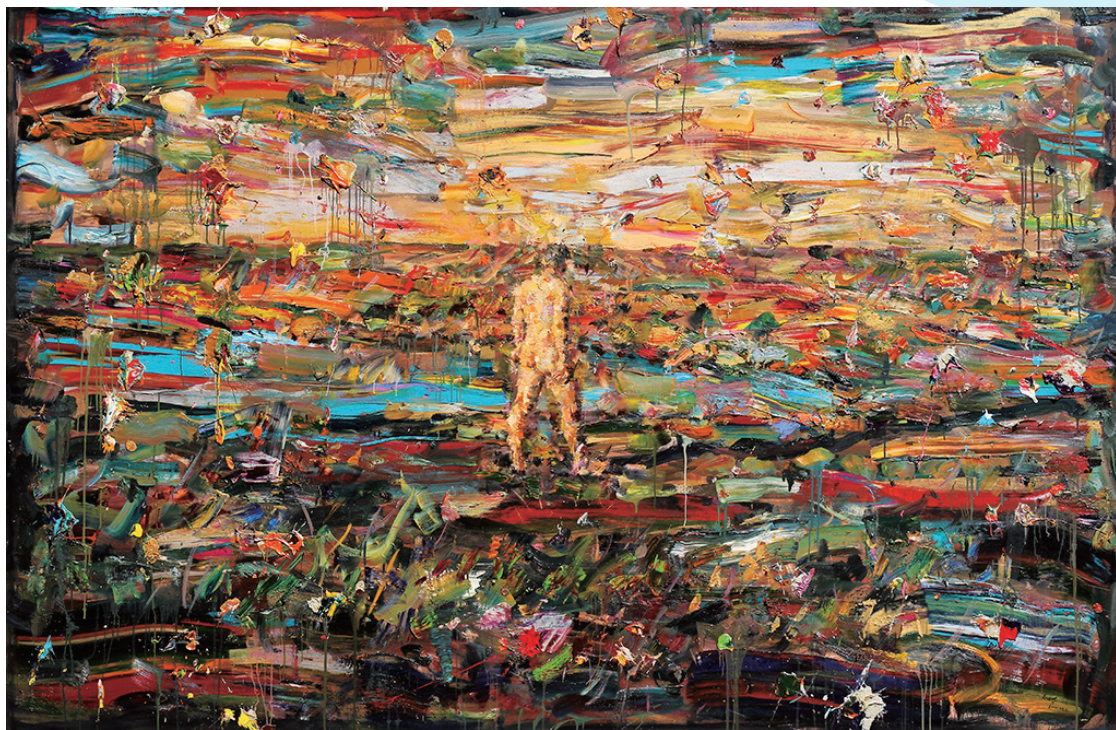


白紙中慢慢積累上來，慢慢清楚起來，逐漸成形，就像《尋找地平線，2013》這幅作品原本是一件攝影作品，轉成油畫作品，畫作四周留著黑框，像是影窗，畫家總是把自己藏在作品裡面，一張白色的相紙，把回憶（影像）慢慢地顯現出來、浮出來，像水波、河流浮出來。為什麼把攝影作品轉成畫作，只為了回復 17 年前的感覺，還有對於已內化成故鄉之一的西班牙的懷念。每一件攝影的作品，拍攝的時間性經暗房技巧所得到的影像，是翁明哲經營出來的，過程窮盡心思，現在他認為畫一件作品比拍一張照片來的容易控制，攝影作

品要拍攝然後再沖洗放大，要假他人之手，也要有設備，最後成為作品，可能已經過好多年，可是繪畫在與之相較下卻是更有個人的自主性，沖洗照片要洗得像畫作這麼的大是有困難的，這是近期翁明哲在油畫上保留攝影作品的形式原因之一。

水泥刀當畫刀

翁明哲的作品中使用畫刀去畫畫是他的特色，所謂畫刀往往是水泥刀，畫刀上沾上油彩帶出來的混色效果，拖過產生漸層色是畫筆畫不出來的，大片畫刀的肌理顯現色彩的豐富性、隨機性、不可重複性



▲ 2013 年 270 cm × 178 cm 尋找地平線

與不可預期性。如《迪化街，2016》、《菜市場，2016》作品，以前是筆觸藏在所描寫的景物街道裡，今年作品的畫刀筆觸就逐漸明顯，形體就變得比較抽象模糊，少了理性，感性全部都放在畫面上。

身材壯碩也是一位柔道教練的翁明哲，他的畫刀畫法，是用身體的運動把力量投注在畫布上，油彩瞬間凝結，要把黏稠的油彩拖拉挑起或甩起，需要整個身體大動作的力道。如同書法的書寫，是要運氣讓身體去帶動的，所以全神貫注去刮、去刷、去點、去拉起，畫刀下刀後馬上收手立即結束，不再琢磨，感情就停留在上面，凝結於畫布之上。

他說畫畫要像貼磁磚一樣，動作要快又準，沒有修改的機會。瀟灑不羈的翁明哲說：「用畫筆畫很難過，一筆一筆的，用畫刀畫的話，身體的力道當全部展現在畫布之上，把能量交付到畫布之間。」又說：「我現在是想的時候不畫，畫的時候不想，我用身體去畫，我不喜歡拿畫筆繪畫，因為筆一拿起來，技巧性就上來了，繪畫性因而一筆一筆失掉，若養成習慣，最後會畫不下去，就像每天在跑步機上跑步，會跑不下去，清晨我會開車到很多地方慢跑，遠至基隆八里，近則碧潭安坑，一直在一個地方跑步就麻木了，我盡量把描繪性降到最低。」翁明哲說畫畫是身體在運轉，心靈在飄移，這是他的畫刀美學。

腦內啡的生成

作為一個畫家要持續創作，進入畫室需要清明的頭腦，敏銳的感受，和愉快的心情，每一年翁明哲要獨自去旅行數次，平時不太與人往來，就是要保持自我精神狀態平衡，一天的開始在山區運動 2 個小時，不與人交談，讓腦內啡生成，然後進畫室彈他熱愛的弗拉明哥吉他，彈一首舞曲，情緒高揚，彈一首情歌，溫柔纏綿，不僅彈別人的歌曲，也彈自己創作的歌曲，他喜歡變調即興，自彈自唱，約 1 小時後進入狀況，把心安定好將情緒培養好聚精會神創作，因為畫布像一面鏡子，折射自己的心境，畫家像演員一樣，要笑就要笑，要哭就要哭，或者笑的外表，隱藏哭的情緒，不管如何全力以赴和畫布廝守直到自己滿意。

敬業又忠於自己的翁明哲在畫室裡雖然許多畫架上擺了畫，但是他說：「畫要一張一張畫，便當只能一個一個吃。」作畫時他是全部的情感投射在專一的畫布上。

尋找地平線

今（2016）年 4 月在藝術中心的個展，翁明哲將展覽名為「尋找地平線——心中的閃閃亮亮」，展出的作品中題材總是有地平線，但是內涵上畫家要表達的



▲ 2015 年 竊竊私語的橡樹

是心中的閃閃亮亮，因為心中曾經陰暗，現在表現的閃閃亮亮，其實是畫家喜悅心境的傳達，畫作中有數件畫面取之畫家在西班牙內陸留學時所拍攝的作品，翁明哲從 1998 年就在拍地平線，開車到安達魯西亞 (Andalucía)，他所住的薩拉曼卡 (Salamanca) 去拍，不僅拍地平線也拍影子，表現廣闊的空虛感與孤單的幸福，如《尋找地平線，2013》是在內陸的撒拉曼加 (Salamanca) 省，旁邊是秋收後的麥田，又如《心中的一片紅，2015》是他唸書撒拉曼加春天一望無垠的豆莢田，但紅

色是罌粟花，這是由高彩度的幻燈片轉換而來，《在麥田上磨蹭的影子，2015》表達孤單、低彩度的畫作詩意盎然如《竊竊私語的橡樹，2015》是安達魯西亞的橡樹，這些都是攝影的作品，將之轉換為油畫作品。

地平線是陸地的盡頭，但也是另一個場域的源頭，地平線代表現在、走進是過去，走出是未來，而影子是一個暫時的存在狀態，一群影子是一群個體存在狀態的聚集；它們隨時保持在移動、不穩定、瞬間即滅與相互交集的狀態。它們或可藉喻

為人存在的類狀態模式，因為，本質上他們皆具備著模糊的面貌與遊離的性格。有暗暗的影子我們才意識到太陽直射的光彩；若生活充滿無奈與壓抑，就要了解微笑的可貴。畫被地平線包圍的景象，看起來什 都沒有，但也似乎什麼都有了。於是他樂於尋找地平線，看著 下的影子也成 樂趣，經過 17 年把這些伊比利半島的景物轉換成遠遠大於相紙的作品，飽滿亮麗的色彩如蝴蝶紛飛如燈光閃爍。

現在翁明哲站在臺灣的岸邊，望向遙遠的地平線思想，那海的盡頭究竟存在著些什 呢？怎 想走近其中卻反倒漸行漸遠。他說：「每當我望著東邊的基隆嶼跟西邊的龜山島，總是會想起童年的金門

島，原來故鄉總是飄移的島嶼，原來過去的光彩與懷想總是如彩蝶般紛飛飄零。」

《心中的一片藍，2016》是實際海水的一片藍，還是畫家心中鄉愁的一片藍，《太平洋的奔跑，2016》也是對海平線的遐想與海那邊的想望吧。

翁明哲對地平線特別有感：「地平線上的風情接近永恆，地平線下的事物卻稍縱即逝。天空究竟承載著什麼如此重要，因為它承載著記憶與情感，那是在地面行走磨礪後的投射…」

心中的閃閃亮亮

畫地平線表示過去跟未來，而閃閃亮亮應是現在心境的投射，表現閃閃亮亮的



▲ 2015 年 心中的一片紅 129x259cm 120F



數幅夜景作品，如《高雄之夜，2015》、《碧潭之夜，2015》、《台北之夜，2016》，乃因金門以前實行宵禁，夜晚沒有燈火漆黑一片。翁明哲第一次到高雄，發現世間有這樣燈火通明的美妙夜景，這種感觸從那個時候縈繞至今，而把記憶和現實結合轉化，採遠眺的視角，大場景的描寫，高樓大廈建築物燈光就像鑽石、星星一般閃閃亮亮，視覺上特別悅目。這種描寫法也其來有自，畫家談到他從學生時代對印象派中畢沙羅 (Camille Pissarro) 的風景畫特別欣賞，畢沙羅近似點描但沒有點描那麼細的筆法，翁明哲看它們像是有色彩的毛毛蟲在畫布上面爬動。翁明哲就把這種畫法運用到

《心中的一片紅，2015》、《心中的一片藍，2016》，把色塊由毛毛蟲蛻變成蝴蝶翅膀翩翩飛舞，呈現喜樂的感覺，揮別陰霾日漸走向人間美滿，傳達向上正向的思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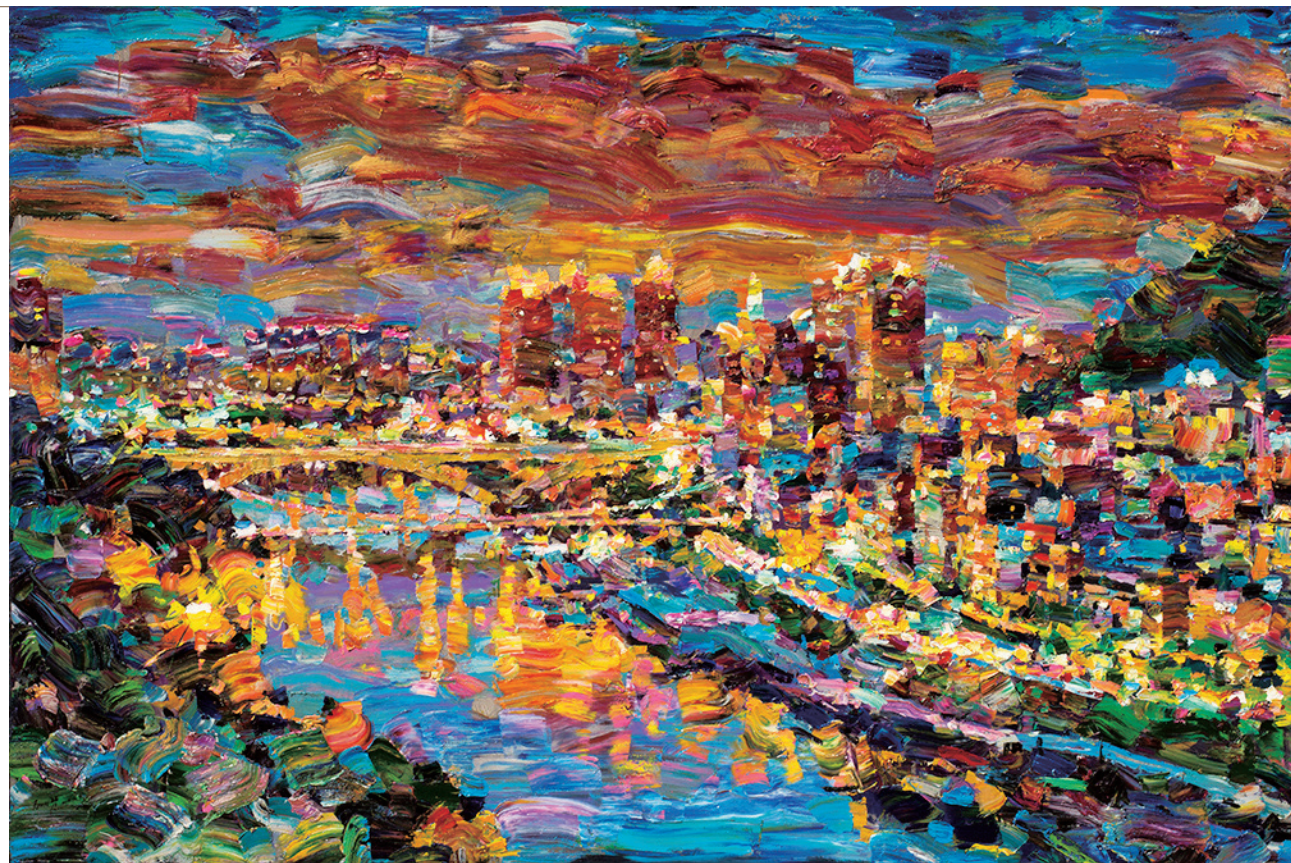
把自己的心思情感放在畫中小小的



▲ 2016 年 心中的一片藍 120F

色塊上面，每個色塊就像是泡泡、蝴蝶、或是動感波浪或是彩蝶漫漫，讓觀者看到風一來就會吹走的輕盈曼妙。其實這都是一種心情的反射，翁明哲說：「這個世界是用珠寶做的，所以我相信並且去尋找，我們所處世界的珠子，那是由希望、信心、樂觀、喜悅、陽光、溫暖等等這些閃閃亮亮的光輝所交織而構成的」。

《尋找地平線》題材下帶有框框的作品，像是一個池子，當中要留有各式各樣豐富的色彩意象，竭力要建構它的可看性，表現心中閃閃亮亮的作品則像一條河流，迤邐緩流，把情感汨汨而出，也有想像的無限空間。



▲ 2015 年 碧潭之夜 120F

色與光的奔跑

每一個人的生活所在總是在移動著，對翁明哲而言他有很多故鄉：金門、臺灣、甚至西班牙，故鄉是一個移動的島嶼，但總是讓人思念懷想。

翁明哲善於繪畫、攝影，也善於寫作，畫刀揮灑下的繪畫風格，隱藏細膩的文人詩意思維，厚、濃、稠的油彩與快速勁道交織出簡潔、耐人尋味的風貌。敏銳的感受也透過文字傳達，一手拿畫刀，一手執文筆，並用他藝術家的攝影眼帶領我們看地平線、海平線、山的稜線與河流的

曲線。

繪畫作品中有溫柔有激情，有具像也有抽象，都是理性與感性混合。沒有太多的符號、隱喻、諺語、寓言，只是情感的視覺化。翁明哲為他的作品說明：「題材上或者以當下描繪過往，或是用回憶架構視覺的現實，以感性的破壞開始，用理性的裝飾結束，想表達的不外乎時間的流走，光影的律動，自我意識的此消彼長。繪畫的悲傷應該留給自己，觀看的快樂就留給別人吧！」

源